考信錄

商考信錄自序

商考信錄者何輩亂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舊矣況至於桀善政尚有復存者乎且湯之事與禹不同湯承先世之業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來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當變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復遵夏政也蓋湯之心無以異於堯舜禹之心然湯之事不能不異於堯舜禹之事湯所處之勢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錄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國號也商何爲始於契也莫爲之前則崛起者雖爲功契敷教以啟

商故叙湯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湯之後也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歴相數世卒定商業故特表之猶臯陶之附於禹也

商考信錄目

武丁　祖甲

帝乙　紂

商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契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詩商頌）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同上）

備覽○契母有娀氏之女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

商賜姓子氏 史記殷本紀

史記殷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其說蓋因商頌元鳥之詩而附會者鄭氏康成遂采之以箋詩由是世多信之余按毛詩傳云春分元鳥降簡狄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歐陽永叔云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而明允蘇氏

稱尤詳今載其文於左說並詳周后稷篇中

蘇明允嚳妃論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爲淫泆無法

庭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玄鳥降爲祀郊禖之民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

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按說詩者當求其意不得泥其文若以元鳥降爲吞卵則維嶽降神亦將謂之吞石以履帝武爲踐跡則繩其祖武亦將爲東縛其跡乎蘇氏之論得之矣故今不載吞卵之

事惟以稷契之母爲嚳妃則亦沿史記之誤說已詳

前唐堯篇中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詩商頌

備覽○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史記殷本紀

相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詩商頌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

之故商主大火左傳襄公九年

備覽○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韋昭國語注作根圉立

曹圉卒子冥立史記殷本紀

存參○冥勤其官而水死魯語

備覽○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史記殷本紀

存參○上甲微能帥契者也魯語

備覽○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

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

乙立是爲成湯　史記殷本紀

按商先世詩書多缺不可詳考竊以時世推之相土爲契之孫當在夏太康世蓋因太康失國羿浞淫暴諸侯無所歸而相土能修其德政故東方諸侯咸歸之商邱在東而西北阻於羿寒是以號令東訖於海而云海外有截也又相土居商邱而湯居亳相距絕遠疑上甲微以後亦嘗中微如不窋之竄戎太王之遷岐者然但不可知其爲何世耳

成湯上

按尚書酒誥多方立政等篇皆稱爲成湯無但稱湯者蓋禹名也成湯號也古多以一字名未聞有以一字號者然則成湯乃其本號湯則後世之省文也商頌殷武亦稱成湯元鳥稱武湯唯長發或但稱湯或稱爲武王蓋史冊主於紀實詩人主於頌美故其稱參差不一武王者子孫追崇之稱卽後世謚法所自仿旣或省文爲湯因以武加之爲

武湯耳春秋戰國以後率但稱湯稱成湯者鮮矣

今從本號稱爲成湯不敢從省亦致愼之義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 詩商頌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大學

附論○孟子曰湯武反之也 孟子

湯以七十里 孟子

備覽○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史記

以上乃湯修身立國之畧故錄之於篇首

〔補〕葛伯仇餉 逸書

湯事葛 孟子

備覽○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孟子

按此事殊瑣細不類夏商間事亦不類國君之所爲牛羊旣可遺何難復與之以黍稻而葛民非少亦何至用亳衆往耕且其文頗繁碎與詩書皆不類蓋亳嘗有童子以黍肉餉父兄而爲葛伯所殺是以書有葛伯仇餉之文而當時說尚書者傳其事如此孟子因而述之其大概則不誣而其事之曲折則未必悉

如此文云云也或孟子但言其畧而門人纍纍記之

亦未可知不敢盡據爲實錄也故但列之備覽

補湯一征自葛始逸書

按逸書以葛爲始征則是征葛在最前也葛小國而

慤不畏湯則是此時諸侯尚未歸於商也是以商頌

於受共球之後記湯之伐韋顧昆吾夏而無葛葛之

征蓋前此矣故次之於此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

夫匹婦復讐也孟子

存參〇葛伯不祀湯使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史記殷本紀

按孟子文湯以仇餉征葛非以不祀征葛也史記此言殊失孟子之意至湯伊尹之言不知采於何書孔壁古文所多十六篇中無湯征豈別有所本與要之

史記所采經傳之文往往有所竄易而失其眞觀此
篇後文所采湯誥之文可見矣故但列之存參

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
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詩商頌

按此文在有虔秉鉞之前則是湯自征葛以後諸侯
已陸續歸商也湯德已爲四方所歸然後乃有韋顧
昆吾之伐以除暴安民故孟子云爲天吏則可以伐

之非他醜德齊而尊以兵力勝也然則未伐夏以前
湯已非復人臣之度矣說詳見後伐夏條下

備覽○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史記殷本紀）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詩商頌）

按此文稱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則是湯先伐韋顧次

乃伐昆吾最後乃伐夏也蓋湯之初國小其力不能伐昆吾而桀之虐未甚其心亦不忍伐夏逮至韋顧既滅地廣兵强已無敵於天下然後乃伐昆吾昆吾既滅而桀猶怙惡不悛覩諸大國之亡藐不以介意然後不得已乃伐夏耳然則未伐夏以前湯非復七十里之侯服明矣說詳見後伐夏條下

史記云湯曰吾甚武號爲武王余按論語載湯言云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聖人之謙且愼如

是烏有自高其功爲號以自標美者哉蓋謚法雖相傳爲周制而其實亦由漸而起成湯旣沒其子孫羣臣以爲撥亂反正創業垂統功莫之及故追崇之而號之爲武王周人因之以文武謚二王而其後子孫羣臣遂相沿以爲例耳不得泥大戴記之文遂謂周以前必無謚而武王爲湯之自號也說詳見豐鎬別錄中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

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孟子

傒我后后來其無罰 逸書

備覽○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

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史記殷本

紀

說苑云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

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

之師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余按聖人之伐暴以民困已極不得已往而救之耳非有心於取天下也烏有姑試伐之以觀其可取與否者哉且九夷之去夏遠矣湯與桀近在千里之內而夏民方引領以待偕亡九夷之師於緩急何濟焉此乃戰國之時智取力爭者之所爲彼固習見當世之如此而遂自以其不肖之心度聖人而爲

是說耳故今不錄而爲之辨說並見豐鎬錄武王篇

中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

殲汝罔有攸赦書湯誓

備覽○桀敗於有娀之虛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史記殷本紀

附論○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易象下傳

附論○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

也孟子

史記夏本紀云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儒林傳載黃生與轅固生爭論湯武事云桀紂雖失道君也湯武雖聖臣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過反因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由是後之儒者皆以征誅爲湯武病余按爲是說者皆悞以湯爲桀之臣故爾而其實不然

湯誓曰今爾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桀固無如湯何也使桀果嘗因湯商民安得曰夏罪其如台乎湯誓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是桀之政不行於諸侯也使桀猶爲天下共主則當云割萬方豈得但云割夏邑而已乎湯誓曰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湯之伐桀民亦有竊議之者也使桀與湯有君臣之分商民何故不以大義責之而反但言舍穡之細事乎商頌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

綴旒是湯未伐桀時已受諸侯之朝覲矣若湯果臣於桀安得晏然受之以桀之暴雖無罪猶囚之況受諸侯之朝而安能容之哉商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是湯未伐桀時已滅數大國矣若桀果爲天下共主湯安得擅滅之桀旣力能囚湯豈有聽其坐大而不問乃束手以待其伐已者乎由詩書之言觀之則湯與桀之事固不如世所傳云云也蓋三代封建之制與後世郡縣之法異而夏當家天下之始其事又

與商周不同昔者禹有聖德天下歸之啟能繼禹之道則又歸之禹初未嘗傳之子也大康既失德則民之視之猶虞夏之視朱均耳羿浞迭起后相遠逃天下之無主已數世矣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衆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當是時人以繼為適然非以繼為必然也孔甲既衰諸侯復叛韋顧昆吾迭起夏之在天下若一大國然但一二小弱諸侯畏其威力耳是以湯之受球受共伐韋伐顧安然而無所疑桀亦

聽之而不復怪何者諸侯本不臣屬於桀也桀安能召湯而囚之夏臺哉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一姓之天下也故舜繼堯禹繼舜人以爲固然也適會禹有賢子閒兩世而又得少康后杼之孫天下附於夏者數世由是遂以傳子爲常猶齊之伯僅一世而晉之伯遂至於數世也然一姓之子孫必不能歷千百世而皆賢不賢則民受其殃必更歸於有德而後民安而既已傳子又必不能復傳之賢則其勢必出於征

誅而後可故揖讓之不能不變而爲征誅者天也聖人之所不能違也雖堯舜當之亦若是而已矣聖人之道猶水也淸而不汚柔而能受潤物而使遂其生者水之德也紆徐縈洄一瀉千里者水所遭之勢也水非有心於紆徐縈洄與一瀉千里也水不能違地故也以一瀉千里之水爲有異於紆徐縈洄之水而優劣之者誣水者也以征誅之聖人爲有異於揖讓之聖人而優劣之者誣聖人者也自戰國以後楊墨

並起而楊氏之言尤橫常非堯舜薄湯武毀孔子以自張大其說一變而託於黃老再變而流爲名法是以史記自叙六術之中有墨而無楊何者黃老名法即楊氏也習黃老者務以清淨無事爲貴故以堯舜爲擾民以湯武爲弒君習名法者務以苛刻慘忍先發制人爲强故謂啟嘗殺益太甲嘗殺伊尹以保其國桀嘗釋湯於夏臺紂嘗釋文王於羑里而卒亡其身其意惟欲人主之果於殺戮耳豈顧其事之虛實

哉司馬談受道論於黃公兼通名法之學遷踵之而成書故其中多載異端之說然觀轅固生之與黃生爭論則漢初儒者猶不惑於楊墨但以景帝諱言放伐之事是以後此學者莫敢昌言明湯武之受命耳語詳史記儒林傳逮至魏晉以後狐媚相仍遂公然借禪讓之僞誓征誅之眞而曲學阿世之徒從而和之相沿既久習爲固然雖儒者亦不敢駁其謬反若爲不刊之論者然良可嘆也曰然則齊宣何以謂之臣弑其

君也曰齊宣之問亦爲楊氏邪說所悞春秋傳中賢士大夫曾有一人之爲是言者乎然其所謂君臣云者亦但就天子諸侯之名分言之非以爲食其祿而治其事之君臣也故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未聞弒君也正謂夏商失道政不行於天下故不得謂之共主非謂湯武親立桀紂之朝而其君不仁遂可不謂之君也但孟子之意在於警人主故以仁暴大義斷之而未暇詳申其說耳後儒惑於異

端先入之言不察其實遂疑孟子之言不可爲訓誤矣嗟夫世之陋儒斥楊墨爲異端而薄湯武以爲爲君臣之義不知湯武之弑君其說乃出於楊朱而孔孟無是言也此無他不學而已矣故今不載夏臺之事而并紂黃生之謬說並詳後文王武王篇中

備覽○諸侯心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於

泰卷陶中罍作誥 史記殷本紀

僞古文尚書有仲虺之誥乃掇拾經傳之文而參以己意聯屬成篇者淺弱排比絕不類夏商間語不但與誥體不相似也尤可笑者隨季所引止取亂侮亡四字子皮所引止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八字即前文而有詳略耳其兼弱攻昧乃隨季自述武經之語推亡固存乃子皮自告大夫之言今乃悉取以入篇中而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重複堆砌不成

文理亦足以見其窘於詞而窮於索矣故今不采其文其篇首所稱惟有慙德者亦非是說見後篇吳公子札條下

存參○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從諸侯之位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尚書大傳

呂氏春秋云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乃自投於潁水而死又

讓於務光務光乃負石而沉於募水余按湯之伐夏謀於國之卿大夫則有之必不謀之隱士天下者天之天下非湯所得私也豈容私讓之一二人故史記云諸侯心服湯乃踐天子位正與朝覲訟獄之歸舜禹者同大傳亦稱湯會三千諸侯三讓莫敢即位其言雖淺近要其大概當如是若呂氏春秋所云乃楊氏爲黄老說者之所僞撰以非湯武者其二人姓名亦假設言之而後世之人稱隱士者遂以隨光爲首

謬矣故今載史記語并取大傳之文删而存之而呂氏春秋之言削之不錄

成湯下 外丙 仲壬 附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篇

按此文與湯誓立政相表裏非聖人不能為此言也蓋聖人之伐國非以辟土地創大業也聖人之用賢非以示已恩希厚報也凡皆奉天以行事耳聖人無所容心於其間也且其人曰帝臣明不敢私以為已

臣也舉而用之謂之不徹明此爵祿乃賢人所固有已但不沮抑之非分已所有以予之也其於所舉之人猶如是況天下之民天下之土地乎然則聖人之心一天也聖人之心之光明一日月也漢高帝云賢士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其市恩之念固不足以相方僞尚書伊訓云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其氣量之大小心體之廣狹亦豈可以同日語哉嗚呼此湯之所以繼堯舜而得列於聞知者也此章前載堯之

命詞頗失聖人之意後載周之新政雖無可疑然亦不若此文純粹蓋由所采之書不一斯其文亦不均此必當日史臣實錄故今獨取此文以補詩書之缺學者即是求之庶聖人之心猶可見其萬一云○此文據孔注以爲伐桀告天之詞而僞古文尚書在湯誥中玩其詞意似克夏後而告天者故置之於此

補 商湯有景亳之命 左傳昭公四年

備覽○既紬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

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

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

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

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

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史記殷本紀

按史記所載尚書諸篇凡今文所有者若堯典禹貢

皐陶謨之屬皆全錄其文其餘或僅載其畧或但記

其由雖小有異同而大意不失若今文所無獨孔壁古文有者惟此篇頗載其畧而語亦似欠醇古其餘未有錄者竊疑科斗書廢已久時不能識其二十八篇今文所有幸有今文書存可以參證而得之至二十四篇今文所無則安國但以己意揣度讀之不能無闕誤故史記漢書並言得多十餘篇而不言其文之可讀然則此十六卷即二十四篇不待王莽之亂固已非全書矣是以儒者多不傳也然與劉焯所傳古文尚書湯誥

之文無一語相同者則彼爲後人所僞撰而不出於安國不待言矣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書立政）

按此文言陟耿命又言四方丕式見德蓋統湯之始終言之故次之於此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孟子）

仲虺 即中謳古字通用

居薛以爲湯左相 左傳定公元年

按伊尹之爲相與湯相始終仲虺之封薛亦當在湯有天下之後故因三宅三俊之文並次之於此

備覽○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史記殷本紀

附論○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孟子

按三王皆以進賢爲務而孟子獨以無方稱湯者其時勢不同也禹承二帝之治百僚皆得其人十年而崩無大變革周則世有哲王賢多出於親舊且其得

天下緩則其舉直錯枉亦當以漸即有一二遺佚驟起如伯夷太公者要之爲數無多若湯則崛起於七十里承夏失政之後賢人失職者多驟滅諸大國而一天下徯后之民非悉擇人以安輯之不可是以廣搜巖穴惟日不足而用人多不次其時勢然也故湯告天之詞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蓋不伐暴則雖有賢而無所用不舉賢則伐暴亦徒然而已然則宅俊之用與夏昆吾之伐正相表裏不分輕

聖故湯生平所汲汲者惟此二事爲要而孟子亦專以是歸於湯也故今於伐夏事畢之後悉次以湯待人之事

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日商是常 詩商頌

世傳湯時大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

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乃數千里

宋南軒張氏明九我李氏皆辨其謬今載於左

張南軒曰史載成湯禱雨乃有剪髮斷爪身爲犧牲之說夫以湯之聖當極旱之時反躬自責禱於林野此其爲民籲天之誠自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所云且人禱之占理所不通聖人豈信其說而毀傷父母遺體哉此野史謬談不可信者也

李九我曰大旱而以人禱必無之理也聞有殺不辜

而致常暘之咎者矣未有旱而可以人禱也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用人以祀惟見於宋襄楚靈二君湯何如人哉祝史設有是詞獨不知以理裁而乃以身爲犧鬬後世用人祭祀之原乎天不信湯平日之誠而信湯一日之祝湯不能感天以自修之實而徒感天以自責之文使後世人主一遇水旱㣲紛紛於史巫則斯言作俑矣

余按公羊桓五年傳云大雩者旱祭也註云君親之

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疏云皆韓詩傳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然則是以六事自責乃古雩祭常禮非以爲湯事也僖三十一年傳云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註云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然則是湯但使人禱于山川初未嘗身禱而以六事自責也況有以身爲犧者哉且雩祭天禱雨也三望祭山川也本判

然爲兩事雖今詩傳已亡然觀注文所引亦似絕不相涉者不識傳者何以誤合爲一而復增以身爲犧之事以附會之也張李二子之辨當矣又按諸子書或云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或云堯時十年九水湯時八年七旱堯之水見於經傳者多矣湯之旱何以經傳絕無言者堯之水不始於堯乃自古以來積漸氾濫之水至堯而後平耳湯之德至矣何以大旱至於七年董子云湯之旱乃桀之餘虐也紂之

餘虐當亦不減於桀周克殷而年豐何以湯克夏而
反大旱哉然則湯之大旱且未必其有無况以身爲
犧乃不在情理之尤者乎故今併不錄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宏也而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慙德杜氏註云慙於始伐撰僞尚書者因之遂云成
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余按象箾南籥文王樂也而季札云美哉猶有憾大

武武王樂也而季札云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王不伐商而反憾之武王伐商而反不憾然則慙德亦必以伐夏故矣所慙所憾盡皆自樂論之後世古樂亡而不可考耳不得以揣度之詞斷之也聖人舉事皆奉天而行者也故必審度再四無毫髮之疑然後敢爲之伐夏果有未安聖人必不輕舉果無未安何容旣伐之後復有慙德故論語記湯之言曰有罪不敢赦赦之旣不敢矣伐之又何慙焉若赦之不可

伐之又不可是無一途可免於罪戾也天下有是理乎蓋凡爲是說者皆爲楊氏邪說所誤以爲湯嘗立桀之朝故爾而不知其未嘗有是事也然自異端言之人有多疑之者註經者采之而人遂往往信之至采其文以入尚書而人遂無復敢議之而烏知夫僞經之反本於注注反本於異端之說哉且即使季札果有此言湯亦必不容有此言也說已詳前伐夏條下

存參○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 左傳襄公十年

按杜註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則是湯之樂也湯樂名韶濩又名大濩此何以稱桑林豈一樂而兩其名與抑有兩樂與姑存之以參考

附論○孟子曰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

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孟子

補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當作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史記殷本紀

外丙仲壬二王自孟子史記逮帝王世紀皆同無異詞者至僞孔傳及唐孔氏正義因書序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文遂謂湯沒之歲即太甲

之元年並無外丙仲壬兩代由是唐宋諸儒皆叛孟子而信其說蔡傳駁之云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歎也其論是矣然僞孔傳所言亦初非書序意何者序言成湯既没但爲太甲失教伊尹作書張本非謂必没於作書之年也傳云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孟子云堯舜既没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神農没之年黃帝固猶未作何況堯舜堯舜之後尚有禹啟何得遂云暴

君代作也古人於文不過大概言之烏得以詞害其志乎遂以此爲太甲繼湯之據誤矣乃元明以來編古史者因程邵皆從僞傳之故遂以蔡傳爲謬而削外丙仲壬兩代因復論之如左

程子云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稍長故立之也東齋陳氏深以此說爲然余按人君在位稱幾年常事也若其生之年則必言生以别之春秋傳云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

四年矣又云盈生五年而武子卒而楚共王亦云不穀不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有徒言年而不言生者且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則仲壬長於外丙矣於文當先言仲壬何以先弟而後兄乎

邵堯夫皇極經世書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無外丙仲壬於是東齋陳氏雙湖胡氏並據此以立說以爲堯夫精於數學必能推知帝王世數當考無可疑者余按天下之事有可以思而得者有必待

學而後知者理可以思而得者也事物名數必待學而後知者也堯夫安能以數而知三千年以前帝王之名與世哉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故其作春秋也有不知則鈌之孔子不能以數知之而堯夫能以數知之將堯夫更聖於孔子乎孟子生於戰國之初典籍猶存其言必本之於古史堯夫之書不過據前人傳記以爲說旣相傳以爲然因亦以爲然而未

暇考耳豈果以數知之而乃據宋人之書疑孟子之言乎且凡術數之學可以得其彷彿而已從未有能眞知確見者也漢眭孟知當有匹夫爲天子者矣而不知其應乃在宣帝宋孔熙先知文帝以骨肉相殘非道晏駕又知江州當出天子矣而以爲義康當之不知其應乃在元凶劭與孝武此其術皆不可謂不工然卒不能得其實而反以殺身是以術數之學儒者之所不道奈何欲以此折衷經傳之是非乎嗟夫

不求之經傳而求之數此東方朔上天之說也惡乎其窮之贅者以生辰推人禍福有不合則曰必爾時誤也移以爲某時則合矣二子之信經世書而疑孟子也毋乃類是

胡氏大紀云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尊祖也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勠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世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與

孔子曰吾立孫孔子殷人也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
義理知其非也南氏綱目前編遂遵其說以紀商年
而世亦多信之余按三王惟禹在湯之前而禹薦益
於天初不傳啟豈惟未嘗定於立嫡抑且未嘗定於
立子立嫡之所由來非定也乃漸也蓋上古之時天
子本不相繼至唐虞而後相繼然惟其德不惟其一
姓也啟之繼禹偶然者耳以德而繼雖傳子猶之乎
傳賢也大康失道羿浞迭起天下之亂由於異姓之

爭是以少康中興遂以一姓相繼爲常然後異姓之覬覦息然雖蔪於一姓仍惟其德不惟其嫡與庶弟與子也及商中葉兄弟爭立亂至數世昔日異姓之患移於同姓於是遠慮之主復以嫡長相繼爲常然後同姓之覬覦息是故一姓之傳非禹爲之羿浞爲之也嫡長之立亦非禹湯爲之商之中葉爲之也由是言之由傳賢而爲傳子由傳子而爲傳嫡皆漸耳夫誰定於立嫡而乃以責湯之遵守是猶責史籀李

斯之不能爲楷而笑陶潛鮑昭之不能爲律也豈不可笑也哉然所謂立嫡者特立子耳尚未聞有立孫者也記云文王舍伯夷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然則嫡孫之立當在成康以後孔子所謂立孫者自謂仲子當然耳古今不同時勢各異非謂古聖賢皆當立孫也胡氏據此遂謂湯必無立外丙之事然則文王亦無立武王之事微子亦無立微仲之事乎當湯之沒天下之定未久此非少主所能臨也

明矣武王之疾周公請以身代慮成王之不能安天下也幸而武王又數年而始崩然成王之立天下猶幾至於亂況太甲本非令主立之必至顛覆湯之典刑寧坐視天下之亂宗社之墟乎抑將立庶子以安宗社以靖天下也是故太甲之放伊尹所不得已也藉令二王得永其世伊尹可以無桐宮之事矣爲伊尹者必立嫡而放之乎抑立庶而事之之爲愈也況放君與立庶孰爲輕重胡氏不怪放君之爲亂倫壞

制而獨怪立庶之爲亂倫壞制乎且嫡長之立未見其必勝於立弟與立庶也秦成公之立穆公周明帝之立武帝皆弟也韓獻子之立起趙簡子之立毋恤皆庶也然卒興其國家而晉武帝之不肯易嫡周武帝之不肯廢其子贇唐太宗之不立庶子吳王恪齊武帝之不廢太孫而立庶子子良皆可謂不亂倫壞制然其後竟以致亂或遂亡國是故立賢上也立嫡非盡善也顧斷斷於立嫡者非以是爲義也賢否無形

而嫡庶易見斷於立賢則必至於立愛故無寧立嫡之爲可常耳非謂遭人倫之變者少易之而即得罪於名教也況商周以前淳樸之世哉嗟夫聖人者義之的也經傳者聖人之案也故求義必於聖人求聖人必於經傳今胡氏乃自以其臆見斷湯之事而絀孟子之說二王之有無不足計吾恐此說行而世之無忌憚者皆將挾其私見以懸斷帝王之事而致失聖人之眞也故不可以不辨

附 伊尹

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書君奭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孟子

附論○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

曰否不然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同上

帝王世紀云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見後漢書馮衍傳註

余按伊尹相湯以王天下其在湯朝必歷有年所其後又相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不下數十餘年則伊尹之遇湯當在中年以為七十謬矣至於短黑僂身云

者亦皆戰國策士抑揚之詞非實事故不錄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同上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同上

附論○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同上

備覽○伊尹去湯適夏旣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史記殷本紀

孟子書中有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語論者因之或以爲伊尹罪余按孟子辨伊尹要湯事稱其非義非道祿以天下弗顧湯以幣聘猶不肯往必無一旦無故去商而欲輔桀之事卽就桀矣桀之暴戾不可化

誨伊尹豈不見之即由亳而適夏復由夏而歸亳一
已足矣五何爲焉孟子稱伊尹言何事非君而史記
載書序復有醜夏歸亳之事然則伊尹固嘗適夏或
仕於桀或未嘗仕於桀或如孟子在梁爲齊客卿者
然皆未可知惜乎女鳩女房之篇已亡其事不可詳
考要之五就湯五就桀則必無之事也戰國游說之
士多喜妄談古人旣流俗相傳有至夏之事遂從而
甚其詞以爲五就桀耳且伊尹初就者湯也若果五

就湯五就桀則當終於夏何由復王商其非實事亦已明矣大抵相傳之言往往過甚其詞論語中記子張言云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然以傳文考之初未嘗有此事子文初代子元為令尹見於傳後讓令尹於子玉見於傳其間何時已之何時再仕何時再已何時三仕何以傳無一言及之楚自成王以後令尹無不見於傳者代子文者何人何以獨不見於傳且子文之不為令尹乃自欲授

政於子玉初未有人已之然則其事爲無徵矣春秋之世列國執政之人從未有忽廢忽用者非若後世之以罷相復相爲常事也子文何以獨有此事子文之爲令尹始終皆在楚成之世子文忠於楚者楚子何故已之後又何故用之揆之事理亦殊乖刺然則此亦莫須有之事矣蓋子文之初爲令尹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故相傳以爲無喜色也其後授政子玉絕無戀位之心故相傳以爲無慍色也相傳日久而

甚其詞故遂以爲三仕三已而無喜愠焉耳竊意伊
尹之事亦當類此記孟子者習於流俗所傳因誤采
之入於孟子言中耳正如汝淮泗皆入海而以爲入
江也蓋聖賢言之聖賢初未嘗自書之後人記其言
者但取其大意如是原不保無一二語之失實論語
前十篇中猶不免有之況孟子書中乎此章乃辨淳
于髡言道之不同偶及伊尹非其意所專注若要湯
章乃專辨伊尹事必得其實學者當取信於彼不必

以此爲疑也故今不載孟子此文

【僞】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逸書）

【補】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孟子）

附論○公孫丑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同上）

僞古文尚書伊尹之書凡五篇曰伊訓曰太甲三篇曰咸有一德然其文義率多淺易文勢頗雜排偶非

性不類夏商間語亦并不類秦漢時文其中雖有名言佳論而皆掇拾經傳之文及經傳所引逸書之語如昧爽丕顯及天作孽猶可違之類而聯綴以成篇者正如集腋爲裘者然其爲魏晉後人之所擬作無疑且伊訓與漢書所引之文不同太甲三篇據史記乃褒太甲之書而今乃戒太甲之語咸有一德據史記乃作於湯世而今乃以爲太甲時伊尹歸政之後故今皆不錄

備覽○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

尹事作沃丁（史記殷本紀）

史記殷世家云伊尹名阿衡鄭康成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是以伊尹阿衡爲一人也僞古文尚書因之遂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云云又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皆以伊尹之事爲阿衡保衡之事余按書云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則是伊尹保衡爲二人明甚安有

同是一人而兩舉之一則屬之成湯一則屬之太甲變其稱謂以爲奇乎謂保衡卽伊尹亦可謂巫賢卽巫咸乎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夫曰中葉卽太甲世也曰有震且業卽太甲居桐宮事也但言阿衡之輔太甲耳初未嘗見有輔成湯之事也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孟子書記伊尹事尤多皆無有稱之爲保衡阿衡者何由而知保衡阿衡之必爲伊尹也

哉考古稱謂之例多以官名冠人名者詩曰維師尚父師官名也尚父太公字也書曰保奭其汝克敬保官名也奭召公名也春秋傳中所載史佚卜偃祝鮀師曠之屬尤多不可悉數然則阿保當爲官名而衡當爲人名矣古者有師有傅有阿有保傅記所載未聞有以衡名官者蓋衡嘗爲阿又嘗爲保故或稱阿衡或稱保衡耳若以二字皆爲官名則一官旣不應兩稱兩官又不必俱以衡名而又皆使伊尹兼之其

不然審矣嗟夫伏羲之與太皞神農之與炎帝南容之與南宮敬叔明明爲兩人也而後世皆以爲一人則臯陶之與庭堅伊尹之與保衡其兩舉於經傳者吾又安敢附和之而概以爲一人乎然王良伯樂國語明明一人者後世又分爲兩人復何怪夫宋人之以堯舜爲一人而唐人之以班固與班孟堅爲兩人也是皆可爲之一噱也故今保衡阿衡之文俱不載於伊尹篇中